

春天，去种一棵树

◎韩景波

那年春天，有位漂亮的女孩因为文学的梦想，慕名找到我家来。我在家正帮父亲给猪担垫圈，在山上土壕挖土时挖掉一棵小树苗。女孩问我：“这是什么树？”我告诉她：“它叫棠梨树，树长大了结的果子叫棠梨子，果小味涩，如果嫁接成梨树，就结果了。”女孩便把那棵棠梨树苗带回了家，要我和她一起栽在房后的一块空地上。翌年春天，女孩没忘来我家，要看我们一起栽种的那棵树。树活了，且长高了许多，女孩很高兴。第三年的春天她依然来到我家，不过，这时的树已被我嫁接成了梨树，长得比人还高了许多。到第四年梨树挂果的时候，我和女孩已成了夫妻，就是从那时起，我们有个约定：每年春天到来的时候，就在家中院前院后的空地上，或者屋后的山上去植一棵树。

三十年的时光流转，我们不忘初心，每年春天到来的时候就去种一棵树。我们爱树，树也成了我们的心灵之友，在我们感到孤独和疲惫的时候，它可以给予我们温暖和力量。比如，临窗读书写作累了，就那么随意抬头将目光投向窗外，那些枝头上的新芽，就像黑夜里的星星。那些新芽，更像襁褓中刚刚苏醒的婴儿，舒展在春风里，那般粉嫩，让我们在尘世中那颗粗糙的心，瞬间变得湿润细腻而温柔。有时候，我们还会情不自禁地流连树间，抑或倚靠在它们的身上，听风儿在树梢和叶间滑过的声息，我们能感受到它们的轻柔呼吸。有了这样的树，这样的朋友倚靠，我们焉敢言累？我们应该始终像它们一样热爱生命，坚贞不屈，努力地活出多姿多彩的人生。

春天来了，我们要去种植一棵树，也是种植在我们的心间。当我们老了的时候，我们会用有些颤抖的双手，去抚摸它们的身子，去感知想象它们的追求、它们的年轮。经历风也好、雨也罢，成功也好、失败也罢，但我们可以庆幸在春天的时候，种下了这么多的树。我们可以和它们一起，抱定信念，不负春光，努力坚持，快乐生活。

又是一年春天三月植树时，我已备好了树种，一棵是天竺山的青枫，一棵是青岛崂山海边的桃树。

大槐树

◎文雪梅

小城里有一棵老槐树，它就位执着的坚守者，历经风雨，默默驻守在县城一隅。岁月老去，时光流逝，然而这棵记载着陇县历史兴衰的百年老槐树，依然长得生机盎然，朝气蓬勃，无不显示着旺盛的生命力。

据城里的老人讲，这棵老槐树是清康熙年间栽植，树高17米，枝繁叶茂，遒劲有力。按常理说，这棵树应该叫老槐树，但是，多少年来，人们都亲切地称呼大槐树，也许是这个“大”字更能代表一棵树在人们心目中独特的位置和沉甸甸的分量吧。也是，常常听到人们走儒林巷时，都不约而同地说：“到大槐树！”大槐树不仅仅是一棵树了，更是陇县人心目中一个醒目的路标，已经成了那条巷子的“形象代言人”。

我身为小城里一名普通市民，每次经过大槐树下，不由自主总要抬头仰望，与一棵树对话，心中总是感慨万千。脑海中三毛的《如果有来生》中经典的诗句一直在耳边萦绕：“如果有来生，要做一棵树，站成永恒，没有悲欢的姿势，一半在尘土里安详，一半在风里飞扬；一半洒落阴凉，一半沐浴阳光。”

一年四季，大槐树总是一种崭新的姿态笑对风雨，迎接明天。春天里，它摇曳着一树的繁花，在绿叶的衬托下，重重叠叠，迎风怒放，远远望去，又好像是位长相富态、身材丰腴的姑娘，婆娑着美丽的秀发，煞是好看。此时，槐花飘香，满城芬芳，大槐树给小城增添了一道靓丽的风景。夏日里，它更像一把撑开的巨伞，叶子鲜亮茂盛，绿得发亮，为行色匆匆的路人撒下片片斑驳的绿荫，带来阵阵清凉。傍晚时分，人们坐在大槐树下，摇着蒲扇，谈笑风生，其乐融融。瑟瑟秋风中，金色的树叶翩跹起舞，有多愁善感的人们站在树下，情不自禁感叹一句：“秋风扫落叶，满地尽黄昏。”冬日里，伫立在白雪皑皑中的大槐树褪去了一树繁花，简单而直白，显得淡泊豁达，只见那清瘦的枝条，傲然伸向无限的天空，充满诗情画意，叫人浮想联翩。

不经意间的一次，我和住在大槐树附近的一位老人闲聊，当说起这棵树时，他立马打开了话匣子：“从我记事起，这棵树就长在这里，百年树木啊，确实是这样，你看我现在都老了，这树却越来越茂盛！”

前几年，随着旧城改造步伐的加快，拓宽改造儒林巷是其中一项规划，包括移植大槐树也在规划之中。消息一出，小城里的人议论纷纷，担心树老了，就像人，走到了暮年，是不能轻易动手术了。县委、县政府认真听取人民群众的呼声，不仅没有动树的一片叶子，大槐树还被列为重点保护树种。政府给大槐树周围安装了护栏，挂上了保护牌。在人们的呵护下，大槐树枯木逢春，长得蓬蓬勃勃，展现新姿，让人眼前一亮。

我惊讶于阆市之中站立着的这个生命，且是一个生机勃勃、郁郁葱葱的生命。我凝望着它，持续了很久很久，历经岁月的洗礼，它依旧巍然挺立，根牢牢地植于陇县贫瘠的土壤，一年年，和小城大地上的万物一样，生出一拨一拨的新绿，且一年比一年茂盛。其实，它再也不是一棵普通的树，而是小城历史的见证者，幸福生活的守望者……

本版投稿邮箱：bjrbwxzksw@163.com

绿染陈仓

杨柳依依

◎于萍

微风拂煦，水光潋滟，渭水云集了满城的春光。

堤岸芳菲欲染，棵棵柳树早已换上嫩黄的裙装，任凭柔软的柳丝撩拨着渭水，方知一年春物，惟柳色早知春意，暗许芳心。

“一年春好处，不在浓芳，小艳疏香最娇软”，漫步岸边，遥看杨柳弄春，丝丝柳，寸寸柔，浸润着随风摇曳的一片片鹅黄，春的遐思铺天盖地，无边的春意顿时从诗词里流淌开来。我惊诧于柳叶的清新唯美，那片片新绿整齐划一地排列于柔软的枝条上，顾盼生辉，风情万种，绝对堪称春天的大手笔。“碧玉妆成一树高，万条垂下绿丝绦。不知细叶谁裁出，二月春风似剪刀。”碧色的裙摆摇曳在诗人的笔墨里，总能轻易地将人心头的疑虑打消。

借助渭水的滋养，春风的抚摸，让柳色出落得愈发谦逊。那一抹抹新绿，静静地伫立在渭水河畔，俯首碧波

中的倒影，烟姿绰约，意境悠长。它翠色欲滴，轻舞飞扬，不求百尺参天，不逞奇斗艳，总以俯首的姿态安立于河畔，装点着堤岸。我的脑海中浮现出《新柳》的画面，“柳条百尺拂银塘，且莫深青只浅黄。未必柳条能蘸水，水中柳影引他长。”我暗自揣测，莫非，它垂首弄影，对镜梳妆，在与渭水深情对望中期盼春燕早日归来，呢喃耳语。

奔流不息的渭水似乎不为春色所动，一刻也没有停滞它欢快的脚步，它始终牢记着自己的使命，静静地滋润着万物。干渴的草木正焦急地等待着灌溉，错过了冬雪的润泽，就指望这场春灌能够携带着希望，在无垠的田野上缓缓流淌，再次丰盈生命，才能等到陌上花开时，四野飘香。

远处的河道上，传来了机械的轰鸣，一群无暇赏景的人，却成了渭水河畔一道靓丽的风景。他们

正在忙着疏浚河道、清理杂草、播撒花籽、移栽花苗……他们默默无闻，辛勤劳作，一路追随渭水的足迹，常年躬耕在渭水堤岸，时刻铭记上善若水、海纳百川的情怀，将至柔至净的身影融进时光里，用汗水浇灌出朵朵美丽的花儿，精心打造花海相融、水景相间美到极致的风光。

隔岸相望，杨柳依依，丝丝嫩绿，含笑不语，我的心头已是一片春意盎然。微风又起，吹皱一池春水，吹醒远处一大片麦苗的美梦，绿油油的麦浪翻滚起来，抖落满身的晨露，拼命拔节，仿佛要与天空的风筝一比较高下。浸润在这片孕育着希望与美好的春景中，徜徉于渭水河畔，洞悉了柳色的一番心意，窥探着人勤春早的景致，三月的春光早已美不胜收，美得让人迷醉，美得忍不住心扉。

想必，这般明媚的景致足以匹配世间一切美好。

绿染渭水

◎王怀宇

一番春雨过后，春风更加温润了。被春风抚摸过的宝鸡渭河两岸，渐渐苏醒过来，急不可耐地散发出美的气息。

和着春风的节奏，漫步渭水边，轻松愉快的感觉在全身游走。岸上游人不少，脚步如春风般得意，这种得意是享受大自然馈赠后的快意与满意。幸福的时光，往往就这么简单，就这么自然而然。

水边少不了柳树陪伴，春风少不了柳树吐绿。整排整排的柳树，缓缓垂下挂满嫩叶的枝条，轻扫游人的肩头和额头，似乎要将春的讯息传递给每个人，赶走严冬的冷峻，唤起内心的快乐。

不远处的渭水平静得如湖面一般，柳树趁机倒影其上，河水顿时染绿，随着一阵春风的搅动，河水泛起朦朦胧胧的绿色。几

只野鸭游来，水面波纹轻轻荡漾，柳树倒影细碎迷离。这是送给春天别样的礼物。

这里一大丛，那里一坡面的迎春花，笑嘻嘻地放出小花，与相邻的柳枝争春不已。是谁迎来了春风？春风不语，任凭谁说。

时而婉转，时而清脆的鸟叫声，伴着春风忽远忽近。一年四季都不缺这些小精灵，春风里的鸟叫声少了些许硬气，多了几分柔和。难道这些小乌被柔情的春风同化了？

脚边枯草的缝隙里，已经冒出小小的新绿，羞答答的、半遮半掩，欲拒还迎春风的光临。一群小鸟不管不顾，尽情在草地上撒欢，尽情挥洒调皮的本性。

“小贝！快回来！”一只小狗挣脱了绳索，急得一位女子追着喊着。小狗



没有停步，也不回头，在草地上欢快地奔跑跳跃，惊起一群小鸟叽叽喳喳的。

草地的绿虽然星星点点，但是点缀其间的山桃花开得正艳，粉白粉白的，张扬着奔放的本性，摆出一副“春风十里不如你”的姿态。只可惜，蜜蜂蝴蝶尚

未睡醒，要不然，枝头招蜂引蝶，可以炫耀花姿，炫耀热闹。

春风温婉，撩起万物的记忆；春风如故，唤起人们的乡愁。“手提上竹篮篮，又拿着铁铲铲……”一群老者齐聚河边亭子，陶醉在浓浓的秦

腔之中。几位中年男女，在草地边的空地上，支起拍摄视频的设备，唱着“暖阳下，我迎芬芳，是谁家的姑娘……”蹦蹦跳跳，乐在其中。

站在新建的联盟大桥上，东望西眺，心里不禁涌出三个字：醉春风。

林间鸟啼声

◎冯永康

村居半月，留下许多鲜活的印象，而我认为最美、最醉润心田的，应该是那一群雏鸟的啼鸣了，娇嫩而清亮。

我居住的小院靠近村边，紧挨着一个大池塘，出了后门，沿着一条幽僻的小径走几步，便是村里的林场了。百十棵杨柳、柳树和洋槐树，已长得高大粗壮、枝繁叶茂。每天，我都生活在一个满眼绿色、林木繁荫的幽雅之境。

小院离村外那条通衢大道很远，同村中的主街道也还有一段距离，然而这里却并不寂寞。这里有自然天籁声，有虫鸣鸟啼的交响乐。这些声音美妙

而动人，比乐器奏出的音响更为空灵和洒脱，也更令人心魂清明舒展。

每日清晨，我睡得正酣时，梦里便能听见鸟鸣声，睁开眼，窗外虽是一片灰蒙蒙的黎明晓色，可林间的鸟儿却叫得正欢了。枕着百鸟的鸣啭，我心里默诵着“春眠不觉晓，处处闻啼鸟”的诗句，陷入一种恬淡而温柔的意蕴之中。此后，一整天，院子里、池塘中、枝杈缠绕间，鸟儿们一刻不歇地啁啾着，我也便整个儿生活在童话般的诗情里了。

鸟啼声的繁复优美，不禁引起我对它们的深深敬意，也使我感到惊异和困惑。我始终不解，鸟儿那小

巧的躯体和喉管里，怎么能发出如此美妙和神奇的声音！它们又为什么总是这样兴致勃勃地鸣唱？还有自然界的物种形成也真是奇妙，一种生物身上集聚了多种多样的美，甚至达到了完美的和谐。彩色翎毛的美丽小鸟，唱着婉转动听的歌；色彩绚丽的花，释放馥郁的芳香；开着柔嫩雅淡花朵的果树，结出美味的甜果……诸如此类，不都是完善和谐的统一体吗？

听着鸟鸣，我甚至异想天开地猜度，世上那些极复杂、极神奇的乐器，都是模拟自然界中的声响所制，其中应该有很大一部分是模拟鸟声或受鸟声

的启迪而发明制造的吧，否则鸟啼声怎会同那些乐器奏出的声音如此相似！鸟类是早就存在于自然界中，而乐器的出现却要晚得多。我还曾想，贝多芬那首博大精深的《田园交响乐》，那优美的旋律中有很多也是引入了鸟鸣的原因吧。唯其如此，那乐曲才能真实地再现田园恬静的美，表现了大自然的性灵。

“啾啾、啾啾、啾啾啾……”这尖利清脆而又轻柔的歌声是黄鹂唱出来的，声调酷似小提琴那柔润细腻的弦音，带着一种朦胧的梦幻意味，把人带进了抒情诗的幽谧意境；那“啾啾、啾啾……”的伯劳啼叫声，